

國

語

正

義

國語正義卷第五

歸安董增齡撰集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

解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

疏

解穆子至子豹○史記魯世家正義引世本云桓公生
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成
十七年僖如出奔齊魯人召豹于齊悼公饗之
解以饗齊而立以爲卿故膺大聘之使也
禮見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
解及至也悼公先爲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篇
而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
解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宣子使行人子員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

敝邑解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解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解以樂節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解大謂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解況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解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有九夏元侯牧伯也鄭後司農元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疏夫先樂至遏渠○周禮鐘師鄭注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賈疏

此卽鐘師自擊不編之鐘凡作樂先擊鐘故鄭云金奏
華一金以爲奏樂之節也云肆夏一年名杜預注同劉光伯
夏一杜曰文渠此三夏曲也者襄四年傳杜預注同劉光伯
規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
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四牡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
肆夏之別名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孔穎達申
杜義曰肆夏之名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孔穎達申
凡爲三夏但此三夏各別有別名故國語謂之繁遏渠是
一字以當一夏若直云金奏繁遏渠則三夏之名沒而
不顯故繁字上特以肆夏冠之案周禮鐘師杜子春注
肆夏鄭康成注引呂叔玉曰肆夏繁也以此知肆夏詩也
鐘師鄭康成注引呂叔玉曰肆夏繁也以此知肆夏詩也
夏時邁也繁注引呂叔玉曰肆夏繁也以此知肆夏詩也
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也繁注引呂叔玉曰肆夏繁也
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于邁也故時邁也繁注引呂叔玉曰肆
降福簡福言福祿止于邁也故時邁也繁注引呂叔玉曰肆
大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爲王道之
者益肆夏繁一也執競二也思文三也是周頌詩名非樂曲
也時邁一也執競二也思文三也是周頌詩名非樂曲

也二者判然不相合故引鐘師鄭司農注九夏皆篇名
頌之類也司農既言頌之類不得卽以頌當之司農又
云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也但以歌之者孔穎達
曰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樂而亡者皆
稱夏耳賈公彥曰樂崩在秦始皇之世隨樂而亡頌內
無故云頌不能具也是章解用鄭司農義也徐養原曰
九夏皆金奏之樂有聲無辭先鄭注樂師肆夏采薺皆
樂名或曰皆逸詩蓋有詞曰逸詩無詞曰樂師肆夏竊疑九
夏皆總名每夏不止一曲繁遏渠三者皆肆夏之曲名
猶鹿鳴之三屬小雅文王之繁遏渠也內傳云三夏名
謂肆夏之三曲非謂九夏中之三屬大雅也九夏各有所用
恐無連奏三夏之理此傳於繁遏渠則冠以肆夏以
鳴文王不言大鄭重言之雅者殆以肆夏及大雅俱不拜而
肆夏尤大故鄭重言之雅者殆以肆夏及大雅俱不拜而
杜注元侯牧伯疏引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伯鄭注元侯牧伯疏引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伯謂上公牧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專征伐于諸侯也
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之長也然則牧也
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俱是諸侯之長也詩小
大雅譜疏元長也謂諸侯之長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

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
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爲元侯則其餘侯伯爲
次國子男爲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
兩君相見之樂同穆叔引此者明非元侯不敢當此樂
也夫歌文王大明絳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解文王大明

絳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此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
德天所輔胙其徵應符驗著見于天乃天命非人力也

周公欲昭先王之德于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爲樂也

疏大雅至之樂○周禮鐘師疏天子享五等諸侯升歌
雅謠疏舉其正所當用者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

夏國君以小雅而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喪

十一年傳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

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

云歌其實文王武王有聖德者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
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者詩序文王言文王受命作

周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伐紂綿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文武有是德故天祐而助之於兩君相見者使後世諸侯聽其樂如見文武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解肄習也以爲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解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竹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疏今伶簫詠歌○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孔頴達曰洽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曰伶官云簫樂器編竹爲之者爾雅釋器大簫謂之言郭注云簫長尺二管長尺四寸釋器又云小者謂之箛郭注爲火管長尺二寸邵疏引通卦驗註云簫管形鳥翼鳥爲火管成數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山此廣雅云管大者二十四管北堂書鈔引三禮圖云雅簫長尺

四寸二十四管諸家云簫二十四管郭云二十三管別有所據也君之所以況使臣臣

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解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爲嘉善先君

之好也疏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有嘉賓叔孫奉

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故穆四牡君之所以

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解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

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敘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

其勤勞也疏乘四牡至拜章○襄四年傳杜注詩言使臣

來聘故以此勞之蓋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

之正所以章其勤也及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

爲每懷靡無也言臣奉使當榮顯其君如華之色煌煌

然然既受命當思在公每人人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

疏皇皇至靡及○襄四年傳疏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

君歌之臣遠而有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

教使臣下云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詩本意異也君

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解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

臣也訪問於善爲咨忠信爲周言諏謀度詢必當咨之

忠信之人疏文諏謀度詢○爾雅釋詁諏謀度詢並訓謀說

難曰謀士喪禮度茲幽宅兆基舜典詢于四居史記作

謀于四岳孔穎達曰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

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臣聞之曰

依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疎故次咨詢也臣聞之曰

懷和爲每懷解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疏○詩毛傳每

雖懷和也鄭箋和當爲私疏謂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
人以下傳雖有中和之言下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
之訓因而加之案此傳懷和爲每懷及下卽言夙夜征行不
作私管語姜氏引詩云每懷靡及卽言夙夜征行不
近敢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反乎西方之書
曰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
之矣累牘所徵並以懷爲私懷之義鄭志張逸問此箋
云中和謂忠信愚意似乖答曰非也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
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答曰非也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
五德復問忠信之意似乖答曰非也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
每懷也箋轉和以中毛非破和而駁傳故宏嗣卽據箋
說咨才爲詆解才當爲事傳曰咨事爲詆疏爲詆才當至
也爲事者據內傳咨事爲詆之文或謂爾雅釋詁哉始
也哉說文作才云草木之始也書云往哉汝諧張平子始
碑作往才女諧才爲聘事之始也詩云往哉汝諧張平子始
謀度詢卽繼此而爲之者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卽下
也特牲饋食禮不識曰亦是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卽下
案襄四年內傳疏引孔見國語注材謂政幹也雖不破

才爲事亦不吝事爲謀解事當爲難傳曰吝難爲謀吝

義爲度解吝禮義爲度度亦謀也吝親爲詢解詢親戚

之謀忠信爲周解言當吝之以忠信之人也詩云周爰

咨詢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解六德

謂謙也謀也度也詢也吝也周也疏重之以六德○襄

善而此言重之以六德者孔疏引國語孔晁注既有五

善又自謂無反成爲六德言自謂知無所及懷靡以問

知者此亦卽是一德故爲六德也案六德皆受君之教

而始知此亦是君之所賜故蒙上君說使臣之文而言

之若章解以謙謀度咨詢之外益以周爲六德則鄭康

成明言已有五德當復問忠信之人上文章解亦言當

咨使之忠信之人則周當指使臣所就正之人不得以周

歸使臣之身也孔晁正確守鄭義不嫌與章歧說也

季武子爲三軍解爲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

傳有三軍則作之當書自文至襄復滅爲二則舍亦當
書其實於時唯二軍耳案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伯禽
之業則伯禽至僖公中更考公煬公幽公魏公厲公獻
公眞公武公懿公伯御孝公惠公十二君費誓言三郊
三遂三郊卽三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小司徒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据費誓所言魯十一年傳有三軍之制但舍於
惠公之前故經不書又襄十一年傳孔疏僖公復古制
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
滅爲二軍耳非魯衆不滿三軍也作三軍與舍中軍皆
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
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益或減國史不須書
也詩疏糾鄭箋左傳疏遊鄭箋左傳疏爲是宏嗣云舊
有三軍是確守鄭箋義也○解武子至其父兄子弟盡
引江永說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臣其子弟而
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
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
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
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三子各一告盡征之而貢于
公家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仍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三家雖專亦唯食其采邑耳豈嘗使通國之民

盡屬已哉案杜注但言三分國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

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解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

爲王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詩云周公東征周公

時爲二伯而東征則亦上公爲元帥也疏解師謂至之

司徒之法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

子六軍出自六卿而大司馬之法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則師少而軍多然師之爲文从阜从巾以人市阜爲衆

之義故言軍固可兼師而言師亦可包軍大雅棫樸六

師及之常武整我六師則軍固可以名師也○解公謂

至卿上○周禮典命天子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

封皆加一等或命此公卿入相王室則得服其在國之

服衛武公入總王政淇澳言會弁如星鄭箋言侯伯其

飾七是得服其七命之服若征伐之事卽以之司王

朝之軍政召虎爲燕伯而帥師征淮夷仲山甫爲樊侯

而帥師築齊城下至桓王時虢公林父將右軍猶見於

內傳此皆山已國而入襄王政非本畱王創而未嘗至

也國者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解元侯大國之君也
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承天子謂從王
師以征不義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解諸侯謂次國之
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無
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
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
征伐也贊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解無卿無命卿
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帥賦以從諸侯解賦
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

慝解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解言小侯者削弱之
日久矣處大國之間解大國齊楚也結貢賦以其從者
猶懼有討解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爲元侯之所解
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
遂作中軍解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
於魯解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解襄襄公昭昭公也如楚
朝事楚也事在襄二十九年昭七年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解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
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
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渡者疏解涇水
名○漢

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并頭山在西周貢涇水所出東

南至陽陵人謂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成十三年

傳疏引杜氏釋例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東南經新平

扶風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史記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

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并頭山涇谷晉叔嚮見

案并頭山在今陝西平涼府城西南三十里

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

益解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

葉矣不知其它解業事也匏有若葉詩邶風篇名也其

詩曰匏有若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

知其它也疏穆子至其它○詩匏有若葉疏引陸璣云

南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言葉

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

不可食案詩言不可食不可涉喻男女有禮節不可相

踰此傳叔孫引若葉不可食言但可供渡水而已志在

必濟卽無舟亦當屬揭矣此許叔向之請也賦詩斷章
與詩本義異矣○解其詩至其它○詩疏鄭以此探涉
謂深于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
深涉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淺喻時則又假水深淺以
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爾雅釋水以衣涉水曰厲
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
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解衣而渡水曰
厲孫炎注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詩疏引論語
鄭注及左傳褰衣裳也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厲也言遇水
止由膝以下明褰以上至由帶以上爲厲者以褰衣揭衣
深淺期之必渡穆叔引上至由帶以上爲厲者以褰衣揭衣
此詩言已志在必濟也叔嚮還召舟虞與司馬解舟虞
掌舟司馬掌兵疏解舟虞掌舟○呂氏春秋上農篇澤
也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其濟而已解材讀若裁也不裁
於人言不可食也其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疏苦匏
已○神農本草經苦瓠下品李時珍謂卽苦匏引陶宏
景別錄曰今瓠忽有苦者如膽不可食非別生一種也

韓保昇蜀本草瓠卽匏有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注
機會編瓠有原種是甘忽變苦者俗謂以雞糞擁之或
牛馬踐踏皆變爲苦案先知其苦則破而不堪佩矣韓說
渡水之用若必嘗而後知其苦則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是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吾爲其無用掊之莊子曰何不據以爲
大鐏而浮乎江湖是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解
佩匏可以渡水也疏魯叔至涉矣○穆子但引匏有苦葉之
詩以言志也疏成語渾言匏甘苦也叔向指爲苦匏是
傅成穆子具舟除隧不其有法解隧道也其具也舟虞
之意也

具舟司馬除道法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
侯從之解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解襄公魯成公之子襄
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楚恭

王之子康王昭也

疏及漢○水經漾水出隴西氏道縣

地理志引禹貢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沱浪之

水過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顏注三澁水名在江夏

竟楚都在江夏之西襄二十八年傳鄭游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定四年傳蔡侯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是白

諸夏適楚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解叔仲

必渡漢也昭伯魯大夫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一人謂康王也

爲其名與其衆也解名謂爲大國有盟主之名也衆略

地多兵甲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

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解惠伯

魯大夫仲孫它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

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

解憚難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解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解慶猶賀也喜猶福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解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爲主者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解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解言我爲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謂德不如先君者乎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解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爲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

誰言魯不輕侮之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解
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
已時而使諸侯有搆貳者乎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
其讎不滋大乎解說糾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求
除其輕侮已者將急疾于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說侮
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解懦弱
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
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爲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
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解走之也且夫君
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解可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

及方城開季武子襲卞解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季武

子襲之以自予疏解方城楚北山○水經○水注○水

山也有水出黃城山東北○山○水經○水注○水

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

水○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

耕○於方城○蓋比○陽也○盛宏之以表名也○尸子曰楚狂接輿

東至觀水達比陽也○盛宏之以表名也○尸子曰楚狂接輿

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北○聯○聯○數○里○數○號○為○長城○卽此

城○之○西○南○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而○無○基○築○皆○連○山

相接而漢水○流其間○相去六百里北而無基築皆連山

爲城漢水○流其間○相去六百里北而無基築皆連山

此城也○又水經汝水注○葉縣有方城○山○有○涌○泉○北

城○楚○盛○周○衰○號○控○霸○南○土○爲○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

○解下魯至自予○漢書地理志魯國卽縣注卽卽
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者也水經泗水注泗水
自卞而會于邾水案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
里內傳凡師輕曰襲杜注掩其不備也呂公欲還出楚
氏春秋悔過篇高注不鳴鐘鼓密聲曰襲公欲還出楚
師以伐魯解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榮成伯曰
不可解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樂君之於臣其威大
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解暱親也若
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
固矣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而從之是
謂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也若楚之克魯解克
勝也諸姬不獲鬪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

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
解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卻也言楚將自置其同姓
于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
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解予之以卞子武子也
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解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
傷解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若醒而喜
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解季冶魯大夫季氏
之族子治也逆迎也迫而予之璽書解璽印也古者大
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疏解璽印至封書○蔡

邕獨斷云璽印也信

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罔封璽
淮南說林訓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高注龜紐之璽衣
印也應邵漢官儀璽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唐六典
引周書湯放桀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則夏已有璽
名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璽唯其所好自秦以
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金玉羣臣莫得用也孔穎達
曰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以告曰卞人將叛
印章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臣以告曰卞人將叛
臣討之既得之矣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
解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
唯子所利何必卜解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
隸也又何謁焉解隸役也謁告也子治歸致祿而不出
解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治致其邑曰使子欺
君謂子能也解欺謂璽書言卞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

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解享食也

號之會解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

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解楚公子圍恭王之庶子靈王熊

虔也時爲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疏二人執

○漢書五行志張晏注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內傳

疏引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

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戈者當是楚公子圍不設後

戈故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解歸生蔡大

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展之子

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

夫矣解美謂服飾之盛抑君也解似君也鄭子皮曰有

執戈之前吾惑之解惑疑怪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

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

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解訓教也虎賁掌先後王而趨舍

則守王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疏天子至武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疏天子至武

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諸侯有旅賁

禦災害也解禦禁也旅賁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

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疏諸侯至災害○周官夏

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疏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

疏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解

貳副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解陪猶重

也奔走使令也疏大夫至奔走○禮少儀貳車者上大

惺使武車反而於西圖杜注使副車還取廟主是也云
陪猶重也者文十一年傳鄭曄伐我侯叔夏御莊叔縣
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又鄭曄伐宋彰班御皇父充
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始以郊曄長悍御右
之外益以駟乘是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解

有篡國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
乎將不入矣解若不見討必爲篡不復入爲大夫也夫

服心之文也解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

文於外疏必文於外○洪範卜五鄭注謂雨濟圍羽克

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雩者色不

澤鬱冥也克者如較氣之色相犯也此皆見於外之

也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解不復爲大夫
以會諸侯公子圍反殺邲敖而代之解邲敖楚康王之

子糜糜有疾圍緡而殺之葬之于邾謂之邾敖疏解至

邾敖○昭元年傳緡絞也荀卿曰以冠纓絞之邾縣屬

襄城案史記秦本紀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居邾卽此

也在河境南汝州境

統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遑解尋宋之盟也疏未遑

○哀十二年傳杜注尋重也疏引少牢有司徹云乃尋

尸俎鄭注尋溫也則諸言尋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

之使熱溫舊卽是重季武子伐莒取鄆解鄆莒邑疏解鄆

重義故以尋爲重

○春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注莒魯所爭者以其遠

副外國故帥師城之成四年冬城鄆九年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遺楚師遂入鄆杜注鄆別邑十六年公還

待於鄆杜注魯西邑東郡廩邱縣有鄆城襄十二年季

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鄆楊氏六書故之說

春秋有二鄆莒在魯東莒魯所爭東鄆也公待於鄆西

鄆也文公城諸及鄆不聞與莒爭及成公時楚伐莒入

鄆則鄆自爲莒邑而四年所城者西鄆也案東鄆杜注

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卽鄆也今山東沂州府莒人沂水縣北鄆城是至西鄆當在山東東平府境

告於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解楚人令尹圍也以

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貸於穆子解樂王

鮒晉大夫樂桓子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與梁其經

謂穆子曰有貸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解

梁其經穆子家臣衛營也疏梁其經○惠棟左傳補注孫愐曰梁其經魯伯禽子

之後梁其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解大事盟

也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

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解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則

當復以私貨求免而成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矣雖可

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

有然者故也解必將有循倣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

貨私免者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解貨免之法君

子是以患作解患作患所作不衷以亂事也作而不衷

將或導之解衷中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

也解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且罪非我之由

解由武子也爲戮何害解何害於義楚人乃赦之穆子

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解日中旦至日中也穆子怨其

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出矣解其人穆子

家臣曾阜也疏解其人至曾阜○以其人爲曾阜據內
傳文鄭樵曰鄆爲莒所滅鄆世子巫仕

魯去邑而以曾爲氏點生參事孔子是阜爲曾子之祖點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解武子正卿也是爲國棟言已爲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解壓竿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解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正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解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鄭莒人烈之於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會於平正使叔嚮辭魯昭公不與之盟疏平正之會○平正昭十三年傳杜注陳留長垣縣西南漢置平正縣晉廢今河

南開封府陳留縣北
九十里有平丘故城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

解蠻夷菑也兄弟魯也其執政貳也**解**執政之臣有

心於莠而助之也貳心失諸侯豈唯魯然**解**言不獨失

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解**必加毒於人

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解**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

然則意如乎**解**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

爲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解**患謂見執若如

也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旣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

解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解**宣子

晉正卿韓獻子之子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解**要猶結

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解闕

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解問候也

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

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晉邑疏解朝

邑○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武王弟康叔所

封更名衛莽曰雅歌定四年傳封於殷墟杜注朝歌也

路史國名紀武乙徙朝歌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

里有朝歌城有鹿臺沙丘臺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五

里有殷墟橋是其地蓋衛徙楚正朝

歌爲晉所有至是齊復取之晉也我先君襄公不敢

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弊賦解賦兵也踦跂畢行無有處

人解踦跂踦蹇也疏解踦跂踦蹇也○尚書大傳禹共

相過也漢書禮樂志跂行畢逮孟康注以從軍吏次於

跂音歧顏注凡有足而行者稱跂行也以從軍吏次於

離俞解處舍也離俞晉地

疏

解離俞晉地○襄二十三年傳杜注雍榆晉地汲郡

朝歌縣東有雍城水經淇水注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十八里有雍

城與邯鄲勝擊齊之左解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頃

子勝也食采於邯鄲左左軍也倚止晏萊焉解從後曰

倚止獲也晏萊齊大夫

疏

解從後至大夫○從後曰倚者襄十四年傳諸戎倚之杜

注倚其足也說文倚偏引也廣韻牽一臚也漢書班固叙傳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晏萊卽晏釐萊古音爲釐說文萊蔓華爾雅作釐漢書劉向齊師還而後敢還傳引詩貽我來牟作貽我釐楚是也

非以求遠也解非以求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

小國也

解

密比也邇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解極

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

國也解益謂得晉之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
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
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爲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
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解
共敬從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解桓子魯正卿季
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昭謂羊

生羊也故謂之怪

疏

季桓至羊焉○孔子世家索隱引

其中有羊焉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
謂襄九年傳其綆缶則又汲器也漢書五行志曰魯定
公時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近羊甌也羊者地
上之物幽于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

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於土缶者，象魯使問之仲

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解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

物測之也。對曰：「以正之所聞，羊也。正聞之，木石之怪曰

夔蜺蜺。」解：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繇，或

作獠，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蜺蜺，山精好

數人聲而迷惑人也。疏：木石至蜺蜺。○東京賦：薛綜注

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甘泉賦：李善注引孟康曰：「夔如

龍有角，人面，說文：蜺蜺，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蜺蜺

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淮南道應訓：高

注：蜺蜺，水之精物也。恍惚之物，東京賦：李善注引漢舊

儀曰：顓頊氏有三子，已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

居若水，爲蜺蜺，蜺蜺，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

宣十二年傳：杜注：蜺蜺，水神，孔疏引賈逵國語注：蜺蜺

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然則蜺蜺罔象皆是虛

無當總彼之意非神名也案蜎蜎之名王孫滿已言之
與螭魅對舉自是神名故宏嗣不用賈注而從淮南說
文諸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解龍神獸也非

所常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唐云墳羊雌

雄不成者

疏

解或云至沐腫○淮南汜論訓水生罔象

閃屍東京賦殘夔魑與罔象李周翰注罔象鬼名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解康子魯正卿季悼子曾

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

穆伯之子公父歟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

語肥也

解

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戒也對曰吾能老

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解覲得一

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姑解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

疏

夫之至先姑○韋解所引爾雅釋親文也說文姑

姑者晉姜鼎銘云余

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解能勞能

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

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

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解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

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爲客解睹父魯大夫客

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爲客疏客也者襄二十三年傳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羞鼈焉小解羞進也疏小○爾

客杜注爲上賓是也

雅釋言羞進也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
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
左之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下文言祭養尸饗養上賓則賓祭之二羞當同小雅魚
鼈膾鯉大雅魚鼈鮮魚皆天子大夫
養賓之事則諸侯大夫亦得用也
睹父怒解怒鼈小
也相延食鼈解延進也衆賓相進以食鼈辭曰將使鼈
長而後食之解此睹父詞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
聞之先子解先子先舅季悼子也疏解先子先舅○爾
父曰舅沒則曰先舅稱先舅爲先子者從其夫而稱之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解言
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解於
何有猶何禮有鼈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
夫辭而復之解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解如之也康子在其朝解自其

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解入康子

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解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

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解得無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

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解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

朝也疏天子至外朝○外朝聽朝也卽秋官朝士所掌

小司寇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疏天子至外朝

朝也疏天子至外朝○外朝聽朝也卽秋官朝士所掌

非也聽朝者鄉士遂士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疏天子至外朝

謂四方之獄訟故曰縣士等所謂職聽於朝疏天子至外朝

而會其期三訊三詢皆在焉小司寇與朝士所掌是也

三詢之見於經者殷庚出言登進厥民大王屬耆老而

告詢國遷也疏十五年陰飭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

告之以卜貳疏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

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合神事於內朝
與吳詢國危也故言合民事於外朝也
解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疏合神事於內朝○內
也夏官太僕王眠燕朝則正位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
文王世子注亦言內朝路寢庭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
使者亦是內朝故知讓日筮尸之類亦當謀之於內
朝也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
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謀之於路門內者自卿以下合官
行之於雉門外故言合神事於內朝也
職於外朝解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解家大夫
也內朝家朝也疏合家事於內朝○禮玉藻揖私朝注
皆曰朝布路而罷是大夫有內朝也
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解寢門正室之門上下天子以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
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庠季氏之政焉解庠治也皆非吾

所敢言也

解

外朝至敢言。○皆皆外朝內朝也。上注指康子在其朝爲外朝。別乎內朝而言也。則

卿大夫家自有二朝

公父文伯還朝朝其母其母方續文伯曰以歌之家而

主猶續

解

言家有寵不當續也。懼于季孫之怒也。

解

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爲大宗其以歌爲不能事主乎其母

歎曰魯其亾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

解

僮僮蒙不

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

解

居坐也昔聖王

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

解

境確爲瘠

疏

○境確爲瘠

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注棘棘瘠也詩云棘瘠人之樂棘言瘠瘠也文選西京賦呂向注瘠瘠也

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

解

瘠土利薄又勞而用之使

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

則善心生解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解沃肥美

也不材器能少也疏解沃肥美也。沃肥美也者管子

注土平有溉曰沃襄二十五年傳疏沃底平而美者是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解善心生故嚮義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解禮天子於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云大

采衮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

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衮織也周

禮王昏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

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

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

事也疏解禮天至有尊○周禮典瑞鄭注天子常春分

日於東門之外又觀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尚書大傳

即春迎日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勤事天也迎日之辭

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而勤施於四方旁作穆

穆維子一人某敬拜迎日於郊蓋王者父天母地兄日

姊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故云

示有尊也○解虞說至謂此○大采袞織也者此據大

戴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之文故孔廣森補

注亦云盛服袞冕服然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而不

言朝日而元冕朝日玉藻具有明文元冕一章在希冕

之下故宏嗣不以當大采也云藻五采五就讀從之注

春官典瑞注繅讀藻率之藻是水藻五采五就讀從之注

又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餘用草衣而畫之

就成也五就五采也一就爲一疏云下言二采一就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者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是兩行名爲一就也雜記

注則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卑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解言天至地德○周禮大宗伯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先鄭司農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畜故以和樂防之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如齊性舒緩楚性急悍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案昏義天子理陽道陽事不得責見於天日爲之食則朝日所修正指地產之陽德而一道德同風俗之食則者莫大於齊土地之性則移風易俗之說得之日中考

政與百官之政與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解宣徧

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掌以嫩詔王惟陳也

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

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疏○解宣徧至赫赫師尹

詔王以三德教國子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

行以事師長案此則敷教之官而非承政之官況師氏
之稱師尹不見於經則三君之說非也宏嗣又引師氏
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案節南山毛傳大師周之三
公也尹氏爲太師尹氏旣爲人之氏不得爲通稱之
官名周初太公爲太師亦稱之爲師尹乎則或說亦非
也師之訓爲衆从阜从市以人而阜爲衆之義牧誓司
徒司馬司空亞旅又酒誥庶尹孔疏以衆正釋之則上而
司馬司空亞旅又酒誥庶尹孔疏以衆正釋之則上而
六卿下而一府一氏之長皆得名尹以惟旅包之宏嗣
又云牧州牧也相國相也案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
國曰牧言入者不常在也商頌龍九州之長入天子之
國及二王之後然助祭時或有至者非一時齊至豈有
舍其屏藩之職越俎而謀王朝之政乎周官具在並無
以相名官者隱五年公羊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也何注相助也則相非官名月令命相布德和令相之
官始見於經然此秦制非周制豈得引以釋敬姜之語
蓋牧養也相助也言庶尹及衆士於王養民之事少采
當共爲贊助之而旬宣次第之以布於天下也

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解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

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

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焉相氏保章氏與大

史相儼偶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

祥也疏解引祭月至三采○春官典瑞注天子秋分夕月

者此据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之文然少采黼衣也

黼天子以之錫諸侯玉藻唯君有黼裘諸侯以之誓秋

獮均不間用以夕月也賈公彥曰三采朱白蒼也案元

黃爲天地之色故非大采不敢用也○解載天至妖祥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爾雅釋天唐虞曰載釋名云載生也書疏引孫炎爾

雅注載取萬物終而復始太史正歲年故曰司載蓋三

代曰年二帝曰載也韋解以載爲天文未知何本云焉

相保章與太史相儼偶者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儼偶之儼宿儼

謂其屬焉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

不得過差也疏引周禮注焉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

視天文之次第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案馮相與保章相儼非馮相保章與太史相儼也太史下大夫馮相保章皆中士皆其所屬故以司載之事統歸太史也 日

八監九御使潔奉郊禘之粢盛解監視也九御九嬪之

官主粢盛祭服者疏曰入至粢盛○桓十四年穀梁傳

御廩注三宮三夫人也諸侯三宮天子六宮古者后宮

藏種生而獻之鄭康成內宰注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

且以佐王耕事共郊禘也及帝籍之收藏於神倉則有

王后親春之禮蓋如天子之三推而春人終春之事焉

九御卽九嬪凡祭祀贊玉盥舉九御以包后夫人也春

官肆師注盥六穀也則六穀總爲盥天官甸師注案稷

也惟以稷爲案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粢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是已盛於而後卽安解卽就也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解業

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又省其典刑解典常也刑法

也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解儆戒也工官也惰

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解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

序其業解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解庀治也士

朝而受業解受事於朝晝而講貫解貫習也夕而習復

解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解憾恨也凡此者

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解晦冥也王后親織元統解說云統冠之垂前後者昭

謂統所以懸璜當耳者疏解說云至當耳○詩齊風著

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桓二年傳杜注統冠

之垂者孔穎達曰統織線爲之若今之緹繩緹必雜色

而獨言元者以元是天色故特言之公侯之夫人加之

非謂純元色也是宏嗣用鄭箋義也

以紘紼

解

既織統又加之以紘紼也冕曰紘紘纓之無

綏者也從下而上下結紼冕上之覆也

疏

解冕曰至之

傳孔疏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與之相刑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弁紘垂爲義稱諸侯冕而青紘鄭康成云有弁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弁者纓而結其縑以其有弁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弁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弁冕皆有筭故用紘紼冠上覆也者冕以木爲榦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紼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紼也鄭

卿之內子爲大帶**解**

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疏

解卿之至緇帶○卿

者玉藻云大夫以元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元

二十四年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是也大帶緇帶也

傷

丙也以命婦成祭服解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元衣纁裳

疏命婦成祭服○詩小雅疏言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

少半禮朝服即祭服爲元冠緇布衣素裳今韋

妻加之以朝服解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

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元端委貌疏

列士至朝服○周禮司服職朝則皮弁服注職朝服內

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諸侯

視朝君臣同服推之天子亦當君臣同服故士亦皮弁

素積也諸侯之士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士冠禮特牲

饋食禮可據今云元端則上士元裳中士黃自庶士以

下皆衣其夫解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疏庶士至其夫

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

廟注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

則亦府史之屬韋解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公侯之夫人加之絃紼則爲紼又爲絃紼也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社而賦事烝而獻功解社春分祭社也夫衣悉爲之也

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疏

社而至獻功○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

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注祭社

者土方施生也春分天地和同東作方殷故賦農桑之

事冬祭曰烝者桓七年公羊傳冬曰烝何注薦尚稻雁

烝衆也氣盛貌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

是時百物成熟可以考察勤惰故獻五穀布帛之功

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右之制也解績功也辟罪也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解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

恐忘先人之業解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
以避辟解上言愆則有辟故言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
修我曰必無廢先人解冀望也而汝也修微也爾今日
何不自安解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
穆伯之絕祀也解承奉也以是怠惰之心奉君官職無
以避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解志識也
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解祖父昆弟之
妻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解闔闢也門窬門也皆不踰
閭解閭門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踰閭而出康子不踰

闕而入傳曰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是也疏

解闕門限也○說文闕門楣也繫傳云楣所以爲限闕

僖二十二年傳疏闕門下橫木爲外內之限也闕亦名

入於柩是也祭悼子康子與焉解悼子穆伯之父敬

姜先舅也與與祭也酢不受徹俎不宴解禮祭主人獻

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親受也祭畢徹俎又不與康

子宴飲疏解禮祭主親受○韋解謂主人獻賓賓酢主

酢也案特性饋食少半饋食並以主祭者爲主人主祭

者之妻爲主婦名絕不同又特牲篇鄭注主婦主人之

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祭悼子之時穆伯爲主主人敬姜

爲主婦穆伯卒則文伯爲主人文伯之妻爲主婦敬姜

非主人安得有受賓酢之理有司徹篇祝易爵洗酌授

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

位又拜則此傳所言酢不受是尸酢主婦並非賓醋主

人不親受者卽少半饋食所謂奠爵於篚是也○解祭

畢至宴飲。○饌禮有司。徹云。上大。大夫既正祭於室。卽賓尸於堂。是正祭之末。有蕢無宴。少牢饋食祝。告利成。尸謏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祝反復位於室中。主人亦入於室。復位祝命佐食出所俎。降設於堂上。阼階南。卽此傳所。言徹俎也。傳文先言徹俎。而後言釋。故知在正祭之末。少牢饋食。又云。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養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上蕢親嘏。主人送乃退。同日卽有賓尸之事。無所謂宴也。楚茨。備言燕私。是天子之禮。與大夫不同。不得舉以釋此。況祭之日。有賓長有賓弟子。有長兄弟。有兄弟之子。卽令有宴。安得獨舉一康子言之。傳言康子與言。康子親見其不受。不宴。不釋諸事耳。宴義當訓安。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徹以疾速爲敬。禮器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不敢宴安。言無跛倚之弊。而合禮也。

宗不具不釋。解釋又祭也。唐尙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言釋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

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姜不與繹也

疏

○解繹又至與繹

鄭曰錄云少牢之下篇也鄭注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

以此薦俎大夫既祭而賓尸禮崇也賔尸則設饌西北隅

日祭於廟而繹爾雅釋天釋又祭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

祭明曰事但繹爾雅釋天釋又祭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

立名謂之爲尸邵晉涵曰天子諸侯禮大異曰爲之別爲

至鄉大夫禮小同曰爲之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之

尸繹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之

臣主祭也者周禮春官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不具

不備其人猶襄二十九年傳三耦不繹不盡飫則退解

具之類不繹謂不敢舉賓尸之禮也繹不盡飫則退解

說云飫宴安私飲也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

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

嫌也

疏也儀禮有司徹乃羞庶羞於賓兄弟內賓及私

嫌也

繹不盡飫則退○飲玉篇食多也廣韻飽也饗

人鄭注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觶於內賓遂及宗婦是
宿尸時有主婦及宗婦內賓飲酒之事不盡飲則酒以
成禮不繼以淫也宏嗣指飲爲飲禮案詩伐木賓爾簋
豆飲酒之飲毛傳飲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飲鄭箋私
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飲禮焉此天子有圖
度大疑而特舉之典非賓尸時常行之禮韋解與詩毛
傳異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解室妻也

疏室妻也○室妻也者士昏禮

吾子有嘉命昭元年

饗其宗老解家臣稱老

宗宗人主禮樂者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屬其宗老

曰祭我必以芰疏饗其宗老○禮王制疏引崔氏曰饗

爲獻數取數畢而已家臣稱老者襄二十一年傳樂氏

之老州賓哀十五年孔氏之老樂寧是也宗人主禮樂

者春官家宗人掌家禮故引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解綠

屈到屬宗老之事以證之

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

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之所善也

疏

緣衣之三章○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此緣衣四章之辭顧炎武謂章解誤引顧說是也緣衣毛傳緣間色鄭箋緣當作緣鄭注內司服鞠衣九

衣故假失制以諭僭今此傳無此義無庸破緣爲祿也

解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也族姓也師亥聞之

解師亥魯樂師之賢者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解**

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昭謂

卽上章所謂徹俎不宴是也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解

虞

唐云不過宗人則不與他姓議親親也昭謂此宗人則

上宗臣也亦用同姓若漢宗正用諸劉矣凡時男女之

饗不及宗臣至於謀宗室之事則不過宗臣故敬姜欲
室文伯而饗其宗考賦詩以成之也謀而不犯微而昭
矣解不犯不犯禮也微而昭詩以合意也詩所以合意
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解合
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
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
共先祀者解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請無瘠色解

毀瘠之色無洵涕解無聲涕出爲洵涕也疏無洵涕解

賈述國語注洵彈也文選王仲宣七哀詩李善注引作
無揮涕又引王肅國語注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

無指膺

解

指叩也膺胸也

疏

無指膺

○

指叩也者

馬融

也者史記趙世家大膺大智修下而馮禮問喪婦人有

宜祖故發門擊心符踊殷殷田田如環牆然是婦人有

即事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

解

輕於禮爲降重於禮爲

之事

加從禮而靜是昭晉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

知莫如夫

解

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

公父氏之婦知也夫

解

公父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

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

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

疏

仲尼至知也

夫

○

宋庠曰

今案仲尼表公父文伯之母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

夫其意以爲女與童皆未成人之時其知莫如成婦與

爲丈夫之後耳末乃歎而結之曰公父氏之婦知也夫

此是歎美之辭則夫字當爲扶韋氏乃解云此丈夫之

知莫如夫

解

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丈夫

公父氏之婦知也夫

解

公父季氏之別也知也夫者凡

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

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

疏

智疑非
本旨 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

解哭謂既練之

後哀至之哭也此夫子之喪哭不相及終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解上下有章夫朝子莫也

吳伐越墜會稽

解會稽山名墜壤也吳王夫差敗越於

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壤之在魯哀元年

疏

吳伐至會稽○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鄭注會稽在山陰疏引史記夏本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傳曰禹到越望苗山會諸侯禹有德封有功者更名苗山曰會稽山地志云山上有禹井禹傳曰有一羣鳥游田焉水經漸江水注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

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
金玉下多瑛石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
計更名茅山曰會稽山路史後紀注引中茅傳云禹詣
鍾山行九真謠灼言會稽茅山是矣案棟與鍾音相近
茅與苗音相近耳水經河水注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
山因名會稽則此山又本名東治矣又哀十年傳禹會
諸侯於塗山水經淮水注塗山有會稽之名此壽春之
會稽而非山陰之會稽也後漢郡國志會稽郡山陰縣
引越絕曰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吳越春秋曰句踐築城
已成怪山自至是山之上句踐築城以拒吳也墜壞也
者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鹽城獲骨焉節專車解骨一節
銷外應劭注壞其堅城是也獲骨焉節專車解骨一節
其長專車專擅也疏解骨一至專擅○文選江賦李善
賦洪蚶專車呂向注吳子使來好聘解吳子夫差也好
獨充一車故曰專車吳子使來好聘解吳子夫差也好
聘修舊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
及仲尼仲尼爵之解發所齎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

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宴解獻酬禮畢因徹俎而宴

飲也疏陳旣徹俎而宴○儀禮公食大夫禮雍人以俎入

云上大夫入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其大夫相

食唯親戒速以下諸禮飾其牲器則皆準公食大夫禮

故得有一俎王制周人修飾而兼用之皇侃云先行饗次燕

次食一日中行兼三事是食與宴一日得兼行故仲尼

之禮吳使亦先行食禮也客執骨而問解因執俎之骨

禮畢則徹俎而先行宴禮也客執骨而問解因執俎之骨

以問也疏注體因折至以問○宣十六年傳宴有折俎柱

患也孔疏謂宴飲徹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特牲饋

食有九體肩一臂二肱三肫四膈五正脊六橫脊七長

脊八短脊九若大夫則十一體加脰脊代脊六橫脊七長

宰設折俎注引鄉飲記曰賓俎脊二骨又公食大夫禮膳

肩肺則所執者即脊二骨也解曰敢問骨何爲大

解凡骨何者爲大仲尼曰正問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

之山解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疏

昔禹至之山○漢書郊祀志張晏注神靈之封謂山川

之守也顏師古注曰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

祀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韋昭云黃帝時萬國以其修

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舜爲神明

之後封禪滿於陳之類是也五帝木紀正義引孔文詳

云宋末會稽修禹廟於庭五帝中得五等圭璧百餘

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卽禹會諸侯於會防風氏後

稽執以禮山神而理之其壁今猶有在也

至禹殺而戮之解防風汪苾氏之君名也違命後至故

禹殺之陳尸爲戮疏解防風至君名○說文郊北方長

苾氏路史國名紀注引吳興記云吳興西有風渚山一

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下有風渚今在武康東

十八里天寶時改曰防風山路史後紀注引任昉云吳

越防風廟其神龍首牛耳連眉一日足長三丈南人姓

防風氏卽其地皆長大越人祭之奏防風樂其骨節專

截竹三尺吹之如大皞之聲三人披髮而舞其骨節專

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

解：山川之守主爲山川設者。

也。足以紀綱天下爲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

也。

疏：山川之靈。○文選李善注引曾子曰：陰之精氣爲靈，故言能興雲致雨也。

社稷之守爲

公侯。

解：封國立社稷而令守之，是謂公侯也。

疏：社稷至公侯。

隱元年公羊傳注引春秋說周五等爵法：王、公、侯、伯、子、男，亦爲社稷之守。獨言公侯舉尊以包卑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

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

解：汪芒，長狄之國名也。守封

隅之山者也。

解：封山隅，隅山在今吳郡永安縣。

疏：封

封至安縣。○路史國名紀注引吳興記云：禺山在風渚山東二百步，說文作禺，寰宇記云以禁樵采，曰封山。

東南二十里有崑山後紀注引寰宇記崑山在武康東
南三十里輿地記古防風氏之都史記孔子世家集解

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
武康縣今屬吳興郡
爲漆姓解漆姓汪芑氏之姓也

〔疏〕姓爲漆姓。○漆孔子世家作釐索隱曰釐音儗家語云漆蓋誤系本無漆姓路史國名紀釐儗也黃帝之

宗案晉語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
人有偁姓則防風氏蓋黃帝苗裔也
在虞夏商爲汪

苾氏於周爲長翟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疏爲於周長

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得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

其首而載之
見於載
今爲大人
解今孔子時
疏記今爲大人
○史
集

解引王肅國語注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淮南時則訓自碣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呂氏春秋舜爲

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案舜時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不名大人呂不韋据周末之名也

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解僬僥西南蠻之別

名疏

解雋雋至別名○淮南墜形訓西南方曰雋雋太

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志小國在大秦南人纔三

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奈衛助之卽焦僂國其

穴居也說文南方有神焦僂從中州以西四十萬里得焦

僂國太遠殊不足信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解十之

三丈則防風氏也疏解十之至風氏○尙書大傳長狄

三丈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秘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

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秘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

內傳說防風氏長二丈何則輒崇三尺邪徐養原曰據

焉圓尺也人長八尺二丈何秘六尺六寸人頭之長一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今僅以戈秘六尺六寸人頭之長數可以

築見穀梁及書傳未可深信客問人長之極幾何泛問

人長非問防風氏也天地之大何所不容有長於防

風者然以理斷之亦不過三丈而止故曰其長不過十

之數也

極也

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磐其

長尺有咫解隼鷩鳥今之鷩也楷木名磐鏃也以石爲

之八寸曰咫楷矢貫之墜而死也疏隼鷩至而死○

隼鷩鳥今之鷩也說者以爲鷩失之矣史記蘇秦列傳

正義隼若今之鷩也其說與顏合孔子世家正義引毛

詩義疏鷩齊人謂之鷩正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

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今韋解云隼今之鷩案史記

李將軍列傳索隱引服虔云隼今韋解云隼今之鷩也

韋昭云隼一名鷩案史記陸璣草木疏楷木莖似荆

隼則解中鷩字或當作鷩字陸璣草木疏楷木莖似荆

而赤其葉如善磐鏃也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

曰磐石中矢鏃傷九年傳孔疏引賈逵注八寸曰咫是

韋用賈義說文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楷矢貫之者

宜六年傳以盈其貫劉炫据梅賾秦書商罪貫盈以陳

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則貫謂洞得徹腋也陳

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解惠陳哀公之孫悼

大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疏解惠公至子吳○漢書

時隼集陳庭而死陳閔公使使問仲尼顏注閔公名周

懷公之子史記孔子世家索隱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

非也惠公名周於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系家潛公

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爲是案史記

陳杞世家懷公卒於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潛公

潛公六年孔子適陳又閔公亦名周左傳孟子並同故

顏監遵之特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與史記異耳

解肅慎東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毫吾北

土也疏解肅慎至北上○漢書五行志臣瓚注肅慎東

餘里疏引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又引韋昭國

語注肅慎東北夷之國去扶餘千里史記夏本紀正義

引括地志云鉢鞞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

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入處

山林間上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至按九梯養豕

食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勇力善

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淮南
形訓高注一曰肅敬也慎異也閭若璩曰肅慎內傳
稱爲周北土書序謂在東韋昭則曰在東北子案之其
地卽今寧古塔謂東者是也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
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邊有榆
樹松樹枝旣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盤不知幾何年化
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爲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
曰長白山山巔之險及黑松林徧生楮木可取以爲矢
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弩以歸

昔武王克商通

道於九夷百蠻

解九夷東夷九國百蠻蠻有百種也疏

解九夷至百種○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貳夷於
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詩大雅韓奕毛
傳百蠻蠻服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解方賄各以其所居
之百國也

之方所出貨賄爲貢也使無怠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
矢石磐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

後人使永監焉解監視也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

解刻曰銘括箭羽之間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解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虞遏父之子胡

滿也諸之也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解展重也玉

謂若夏后氏之璜疏古者至展親○書傳以寶玉分同

解玉謂至之璜○定四年傳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杜

注美玉曰璜疏夏后氏所寶列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

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攻之求夏后氏之璜分異

焉則璜非一也周禮大宗伯鄭注半璧曰璜也疏分異

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怠服也疏孔子世家集解引王

肅國語注使無怠服從於王也書傳謂遠故分陳以肅

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

慎氏之貢解陳嬀姓也君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

也解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解櫝匠也金以

金帶其外也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疏

使求至如之○漢書五行志顏注得

昔所分之矢於府藏中

齊閭止來盟

解

閭止齊大夫閭止明也初齊悼公在魯

取季康子之妹及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

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止明來盟公

在魯哀八年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也解景

伯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

人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於恭也閔馬笑景伯

問之解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

解謂驕滿

也疏

笑吾子之大○宋公序補音本大下有滿字明道

以滿釋大此以後注前也哀十三年穀梁傳曰大背正

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與此傳大字同訓背正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解正考

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太師樂官之

長掌教詩樂毛詩敘曰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鄭

司農云自考父至於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篇耳疏

解正考至餘五○家語宋將公生弗父何以國讓弟厲

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

嘉孔父生宋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防叔奔魯

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考父爲孔子七世祖故曰孔子

之先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八音此

大師掌教詩樂之事孔穎達曰周大師得有商頌者周
備六代之樂故也詩譜商者契所封之地世有官守十
四世至湯伐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有高宗者此三
王有受命之中興之功故時有作詩頌之者則頌作於商
世明矣乃宋世家裴韓詩之說謂宋襄公修仁義欲
爲盟主正考父美之作商頌案昭七年傳言正考父佐
戴武宣則考父沒於宣公三十一世更閱穆九年殤父一
莊十九年湣父沒於桓公三十一世而襄公立距考父之卒
已八十餘年安得有美襄之事周禮太師鄭注頌之言
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史記宋世家自微子至
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
也言校者宋之禮樂雖散亡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
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案檢閱曰校漢書藝文志成帝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是也以那爲首者
詩序那祀成湯也疏頌之者皆在崩後經稱湯孫箕以
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案湯以施鉞伐桀未
遑文治伊尹相太甲功成作樂那序云祀成湯可知無
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爲首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
七篇者宋世家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是
考父當宣幽之世至敬王三十九年孔子反魯正樂中

閱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悼十三世簡編其輯
殘明故錄詩之時得五篇乃列之以備三頌也

之亂解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

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

章亂節故謂之亂也疏其輯之亂○離騷經王逸注亂

也漢書揚雄傳顏注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父執事有恪解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

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疏自古至有恪○詩疏此

於昔代先王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非專於今故此嘉

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父在於賓

祭故焉父以承祭之敬爲見賓者通之也先聖王之傳

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解此其不

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

解驕爲滿恭爲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解庇

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不反

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覆庇之故爲之恭

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解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

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亾楚國之師若沒

請爲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疏

解恭王至從之○此約內傳語以成文杜注亂而不損

曰靈戮殺不辜曰厲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案劉向新

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

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不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此與內傳知過語可相互證今吾子之教官寮解唐云同官曰寮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寮耳非同官之寮也同寮謂位同者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解失道尙爲恭如其得道將何爲乎

季康子欲以田賦解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昭謂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疏季康至田賦○漢書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爲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歛重也惠士奇曰小司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

馬牛辨其物簡闕之而已非籍而賦之司馬法卽出牛
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卽春
秋所謂田賦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
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田賦校之初稅畝爲更甚
矣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時知之也三軍作而三子各毀
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且甸出
車一乘故甸讀爲歟其訓爲乘則是毀其乘者毀其甸
也毀其乘則可毀其甸則不可毀其甸是毀其乘者毀其甸
先商鞅而決裂阡陌也以是知甸出一乘之說非也白
魯用田賦始也顏氏以爲田本有賦出止一馬三牛今則
倍之惠氏則謂甸本無賦至是令有賦出賦案傳言魯用
田賦不言魯用甸賦田無賦至是令有賦出賦案傳言魯用
擇民二子各一江永錢大昕並謂爲兩事況內傳言季氏
若民之爲農出田稅者仍歸之君故哀公言二吾猶不
足是三家毀乘之人非毀乘之車輦馬牛也安得毀其
乘者毀其甸也哀十一年穀梁傳范甯解古者九夫爲
井十六井爲甸也哀十一年穀梁傳范甯解古者九夫爲
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內傳孔疏云賈逵以
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則多於常十六倍非民
所能給且直云用田賦何知使井爲邱也舊制邱賦之

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并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
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耶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
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於常也舊田
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其說並
與顏師古合使冉有訪諸仲尼解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爲

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仲尼不對解以其非制

也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解制土制其肥磽以爲差也藉田謂稅也以

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

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也疏解制土至還田○制

漢書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耕種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謂平
土可以多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瀆傳什一而籍顏
饒多借爲差藉田謂稅也者漢書賈山傳什一而籍顏
注藉借也謂借人謂稅也一日爲簿籍而稅之食貨志民
受田賦謂賦有稅發財稅謂公什一及工商虞衡雖不
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入也工商虞衡雖不
山澤之材產也三十畝兩經皆無其文宏嗣意孟子並同
唯二十畝受夫五十二畝兩經皆無其文宏嗣意孟子並同
爲餘夫一案餘夫有二科周官載師鄭注引班氏食貨志
農民遂人一職夫一屋田百畝餘夫亦以此口受田如比
賈疏遂人一職夫一屋田百畝餘夫亦以此口受田如比
如正夫之比與孟子餘壯者也準遂人者不此餘夫受田
未娶妻此爲已娶妻而壯者也準遂人者不此餘夫受田
畝準孟子之二十夫則當六十五畝與班氏食貨志文同
所據也平民年二十受田六十畝近郊十食貨志文同
田○解田賈田至十二畝近郊十食貨志文同
三即經官田牛在○周官載師疏近郊十食貨志文同
三也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即經公邑之同田任甸地稅

以下至任墾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也江永曰取民
不過什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
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解里厘
近民之力政乃均平耳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
財業有無以爲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
林二十而五疏解里厘至爲差○周官厘人掌斂厘布
在行肆官有邸舍人有貨物於中使之出稅故云厘布
案此布司市征之厘人斂之蓋古者官置邸舍以居賈
謂之厘賈積貨於厘而官收其貨直若今時富人授屋
於人而取其屋租者征其厘不征其貨故孟子曰厘而
不征宏嗣謂計其利入多少量其財業有無則是征其
貨而非征其厘矣孟子之言正與此傳孔子語合豈有
孔孟所述而非周公之制者乎○解周禮至而五○周
官載師注引鄭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
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園廛亦輕之者厘
無穀園少利也賈疏後鄭以厘里既爲民宅則此園宅

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廛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也漆林之稅特重者以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王應麟曰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解力謂徭役王說足補賈義

以夫以夫家爲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疏解

徭至復除○周官載師夫家之征惠士奇曰凡民有夫則有家家夫出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給徭役故役以家名

夫希者一口之夫家征者一夫之家給徭役故役以家名老疾責者服公事者而平民不捨焉故使之出三日二

日一曰之力征而田與追胥轉移執事亦在竭作之則所謂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是也淮南精神訓錄者揭鑠

注歸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則徭卽役也老幼則有復除者漢書食貨志七十以上所養也十歲以下

上所長也則老自七十以上幼者十歲以下高帝紀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七年令民產子復勿

事二歲顏注勿事不役使也此皆復除之事但高紀所言者非常之恩故凡民咸服此傳所言國有常典故以老幼爲於是有鰥寡孤疾解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

也疾廢疾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解徵徵鰥寡

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其歲收田

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解其歲有軍旅之歲

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

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六百四十斛也疏解缶庾至

禮聘禮記十六斗曰數鄭注今文數爲逾疏云逾卽庾

也考工記庾實二級鄭注級受斗二升則庾實二斗四

升與儀禮疏異姜上均曰數音叟與庾字文異音異數

異何得矣以數爲逾鄭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數者

則其量非卽爲庾明甚且云今文數爲逾則逾非卽庾

又明矣疏乃率云逾卽庾也而云庾有二法左傳杜注

庚爲十六斗考申豐餗高齋以粟五庚當是二斗
升之六千二合若十斗爲庚當是二斗
止理乎兩而貽反至八斗爲庚當是二斗
是晏杜預賈公彥皆因注之疑庚爲逾而爲十六斗之說
何晏說言非無稽先鄭注之徐養原曰包氏注論語本今
禮戴說言非無稽先鄭注之徐養原曰包氏注論語本今
二般爲六斗亦足帶一鄭說人梓人亦爲飲器一斗三然則庚一
豆又讀爲斗先鄭意一說人梓人亦爲飲器一斗三然則庚一
斗又讀爲斗先鄭意一說人梓人亦爲飲器一斗三然則庚一
斛又讀爲斗先鄭意一說人梓人亦爲飲器一斗三然則庚一
異記各述所聞耳○同庚則亦同斛○至禮數多寡各
言十者各述所聞耳○同庚則亦同斛○至禮數多寡各
數非米數也米斗十○同庚則亦同斛○至禮數多寡各
者此乘爲禾盈者秉刈計芻不覘聖人明○至禮數多寡各
注聚把有禾盈者秉刈計芻不覘聖人明○至禮數多寡各
稍客注云禾盈者秉刈計芻不覘聖人明○至禮數多寡各
一掌然則禾盈者秉刈計芻不覘聖人明○至禮數多寡各
耳米之五斗是有一把耳米之數異者以對今禮曰四秉爲
禾則當從米數宏嗣引米數以解芻字似

與傳義未合○解十筭至十斛○儀禮聘禮記十筭曰
稷十稷曰耗四百乘爲一耗注一車之禾三耗爲千二
百乘三百筭一稷四乘也古文稷作縷案四百乘曰耗則
四十乘爲一稷四乘爲一筭是從禾數言之也徐大椿
曰親見西漢時六升銅器容今時一升二合則一乘禾
所有之穀在今量之約得六合在古量之約得三升是
一斛之二百乘禾爲稷止得古量三十六斛安得六百四
一斛之多蓋宏嗣沿論語包注十六斗爲庾之說故以
也莊子則陽篇是稷者何爲者耶注稷聚也則稷常
指禾言不當指米傳言禾以稷計芻以乘計米以缶先
計也非謂一井所出之全數止一稷一乘一缶也
王以爲足解足供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
之藉矣解藉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
又何訪焉解苟苟且也時康子不聽哀公十二年春卒
用田賦

國語正義卷第五終